

詞

錄

〔清〕朱彝尊 汪森 编

詞

綜

上（卷一至卷十七）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词 综

(全二册)

[清] 朱彝尊 汪 森 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9.875 插页 4 字数 528,000

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60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43 定价: 3.45 元

前言

《词综》，是一部著名的词选，内容比较丰富，共三十六卷，其中二十六卷系清初词人朱彝尊编选的，另外十卷系汪森所增补。全书收录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时的词作二二五三首（卷十一王十朋《点绛唇》于卷三十一重见，实为二二五二首），作者六五九人（不包括无名氏），是旧时规模较大的词选集。

词，起初称为「曲词」或「曲子词」，原先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诗体。词的起源和发展，与隋、唐以来普遍盛行的燕乐杂曲是分不开的，最初产生于民间，《河传》、《杨柳枝》两调很可能就是隋代的民歌。敦煌曲子词的资料证明，唐代民间词的创作已相当兴旺，有些作品风格刚健清新，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和生活面貌。民间词的流行，引起了文人的注意。早在初、盛唐时期，即已有少数诗人开始有意识地模仿民间曲子词进行创作。到了中唐，文人作词之风渐盛，刘禹锡、白居易的一些风格清新的词作，就是在汲取、运用民间词成就的基础上写成的。到晚唐、五代又有了发展，出现词的专门作家和专集、选集，词调渐渐增多，形式格律日益成熟，著名的词人如温庭筠、韦庄、冯延巳、李煜等都开始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从此以后，词作为一种具有自己独立生命的体裁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

与传统的诗歌形式并行发展的主要文学形式之一。当然，这里应该指出，晚唐、五代贵族文人的大部分词作所反映的生活面极为狭窄，主要是表现上层剥削阶级荒淫奢侈的生活和消极颓废的情感，思想倾向一般是不健康的。

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，作者如林，名家辈出，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。豪放词派的代表者苏轼，「以诗为词」，冲破音律的束缚和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，作品意境较高，气魄较大，开拓了词的境界，提高了词的品格，对词体的解放与词风的改革作出了贡献。北宋词坛还有不少重要词人，如北宋前期的晏殊、欧阳修，以即景抒情的小词见长，刻划深细，语言含蓄，风格婉约清丽。时代略后于晏殊而比苏轼稍早一些的有张先、柳永等。柳永善于用长调慢词和铺叙手法，注意从民间汲取养料，反映都会的繁华和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，作品通俗浅显，和传统的雅词风格有所不同，受到当时一些文人和市民的喜爱。北宋后期的秦观、贺铸、周邦彦诸家，沿着晏殊、欧阳修、柳永的道路，而又有所发展。他们越来越注重形式格律。周邦彦是大晟府乐官，被认为是北宋格律词派的集大成者，他精于音律、词法，喜用故实，语言力求典雅。贺铸以乐府手法写词，别具特色。从晏殊到周邦彦，这些风格、流派与苏轼不同的作家，在词的历史发展中虽也各有成就和贡献，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摆脱晚唐、五代以来「词为艳科」的风气，或局限于抒写男女离别相思之情，或致力于形

式技巧的片面追求，都缺乏积极的思想内容。词至南宋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尤以南宋前期的成就为突出。南宋是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。那个时代的现实斗争孕育了岳飞、张元幹、张孝祥、辛弃疾、陆游、陈亮、刘过等一大批忧时伤事的爱国词人。辛弃疾为其杰出的代表，他坚持抗金，力主恢复中原以统一中国。他的作品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特色，风格雄健，属豪放一派，同时又有明丽清新的一面。他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革新精神，在词中较为奔放地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、感情，题材广泛，更加扩大了词的内涵，增强了词的表现力。南宋后期词人岳珂、黄机、戴复古、刘克庄、陈经国、方岳、李昂英、文及翁、文天祥、刘辰翁、邓炎、汪元量等，一脉相承，他们的创作精神和态度与辛弃疾是相通的。辛弃疾一派的词是南宋词坛的主流。北宋周邦彦等开创的格律派词在南宋也有了新的演变，重要作家有姜夔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蒋捷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周密等，其中以姜夔、张炎的影响最大。南宋格律派词人，在创作技巧上狠下功夫，语言优美，颇有一些优秀的作品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宋末变乱的蒋捷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周密、刘辰翁等人，用比兴的手法和苍凉的音调，隐晦曲折地写出了对宋室沦亡的哀伤之情。但是，南宋格律派词人的创作和北宋周邦彦等人一样，都具有偏重形式的倾向，思想内容贫弱，反映的生活面狭窄，并因拘于协律和用典，致使辞藻堆砌，词旨晦涩。综观宋词发展的全过程，当以苏轼、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为

最大，尽管他们的作品也具有各自思想上、艺术上的局限，然而他们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价值，都不是婉约派、格律派词人所能比拟的。

词至金、元渐趋于衰落，但值得注意的作家、作品还是不少的，这里不再具体论述。

清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，词学研究也日趋兴盛，选家较多。本书编选者朱彝尊（公元一六二九年——一七〇九年）字锡鬯，号竹垞，浙江秀水（今嘉兴）人，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，授检讨，曾参加修纂《明史》。通经学，又工诗，与王士禛齐名，并称为南北两大诗人。尤长于词，是当时浙西词派的创始人。汪森（公元一六五三年——一七二三年）字晋贤，号碧巢，浙江桐乡人，贡生，官户部郎中，是朱彝尊的同乡和好友。他写的《词综序》，成为浙西词派的理论根据。朱彝尊、汪森编选《词综》，就是为了推衍浙西词派的创作主张。

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，重视词体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（见汪森《词综序》），批判明词多「硬语」、「新腔」（朱彝尊《水村琴趣序》）的弊病，这些都是可取之处。但必须指出，他们对词的基本看法是保守、落后的，朱彝尊《紫云词序》说：「昌黎子曰：『欢愉之言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好。』斯亦善言诗矣。至于词或不然，大都欢愉之辞，工者十九，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。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，而作者愈工，词则宜于宴嬉逸乐，以歌咏太平，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。」这个观点完全是宋代李清照关于词「别是一家」（《论词》）、严分诗词疆域、保持

传统的婉约风格主张的具体发挥。他们对苏、辛一派的作品及其历史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，而把格律派奉为词坛正宗，说「词莫善于姜夔」（朱彝尊《黑蝶斋诗余序》），「姜尧章氏最为杰出」（朱彝尊《词综》发凡），又说「不师秦七，不师黄九，倚新声玉田差近」（朱彝尊《解佩令·自题词集》）。他们还认为词自五代至北宋末年以来，各种流派「短长互见，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伉」，直待姜夔出来，「句琢字练，归于醇雅」（汪森《词综序》）。这些看法无疑是十分片面的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在创作思想上他们标榜醇雅、清空，推尊姜夔、张炎，倾心于词的格律、技巧，而对作品内容方面却不重视，走的是一条格律派的老路。宋代格律派词人的创作实践已反复证明，片面地在格律、技巧上雕琢锻炼是没有宽广的出路的。浙西词派的创作成绩更不如他们所尊崇的前辈。朱彝尊自己还写过一些语言比较精炼的抒情、吊古之作，为当时人称道，其他一般作家的成就就更加差了。文廷式《云起轩词钞序》说：「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，所选《词综》，意旨枯寂，后人继之，尤为冗漫。以二窗为祖祢，视辛、刘若仇讎，家法若斯，庸非巨谬！二百年来，不为笼绊者，盖亦仅矣。」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，在清代领导词坛达一百多年，实际上并无好的影响。文廷式的批评虽然不无偏激之辞，但基本上是正确的。

浙西词派偏重形式的创作倾向，很自然地给《词综》打上烙印。《词综》发凡标举的「以

雅为目法」，「温雅芊丽，咀宫含商」等，无疑体现了编者们的评选标准。书中所录，确实以这类作品为多。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朱彝尊、汪森编选《词综》，也还有意于「兼采」，收罗还是相当广泛的。朱彝尊是《词综》的主要编选者，他先后经过八年的时间，从《花间集》等十余部词选、《百川学海》等十多种类书，各种野史以及各家别集中编集了二十六卷。接着汪森增补了四卷，并写了序言，于康熙十七年（公元一六七八年）成书三十卷。后来汪森等又增补了六卷，并挖改了前三十卷的一些错字，补入了一些遗漏的字，有的地方换了整首的词，原书卷二十二、二十三未定稿部分又补入了几家作品。在成书体例上，《词综》能吸收前代诗、词选集的长处，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，附有作者小传和若干宋、元人的评语。朱彝尊和他的朋友、学生在搜集材料、考订校勘方面是作了长期艰苦的努力的。此外，《词综》发凡说「言情之作，易流于秽」，他们从封建卫道的观点出发，在编选时对这方面的作品「去取特严」。今天看来，宋、元词作中确有一些流于秽褻，是应予剔除的。

如本文前面所述，自唐至元，特别是宋代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词作的繁荣时期，这部词选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时期词的发展轮廓，存录了不少优秀作品，作为一种历史资料，对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，研究词的历史发展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康熙三十年(公元一六九一年)裘杼楼刊印的《词综》是经过汪森等增补修订的最早的刊本。现以它为底本,整理出版,供读者参考。朱彝尊编纂《词综》的时候,「宋元善本书匿而未出,仅见毛氏所刻与世俗流传刊钞各本,每有错脱,梓时又多帝、虎之讹,均未校改」(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十三);汪森等辑补的部分「亦有未经校正处」(同上)。因此在本书的整理工作中,除标点外,还进行了校勘。关于《词综》所收作品的校勘,先从有关词选、别集、总集、类书、野史中找出每一篇作品的出处(本书卷三十三何继高、刘忠之、何可视等三人的四首词尚未查明出处),再选择这些资料的比较好的版本作对校本,对《词综》中明显的错误和遗漏的字作了修改、补正,并出校记注明;校记中还保留了一小部分有参考意义的异文。关于《词综》所录作者小传和宋、元人评语方面的明显错误和遗漏的字,也据有关版本的原始资料改、补出校。《词综》中有些地方把作品的作者弄错,这是词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老问题,前人和近人在这方面都作过一些考订,我们在校记中汲取了有关的部分研究成果。为避免繁琐,校记文字力求简明。作一条校记所使用的对校本往往不止一种,但不一一罗列,仅注明其中的一种。校记中除个别必要的地方,一般不作具体考证。本书主要是按词的思想内容进行标点。有些词的标点,各家小有出入,现采取常用的标法。

为了便于读者查阅，将原先分隶于各卷之首标明作者、篇数的分卷目录，全部移前，置于原书总目之后，并编制了作品索引附于全书之末。

在本书校点过程中，曾得到唐圭璋教授的指教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我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有关同志的帮助，谨此致谢。由于水平所限，此书校点整理工作，必然存在不少问题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李庆甲

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于复旦大学

序

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，南风之操、五子之歌是已。周之颂三十一篇，长短句居十八；汉郊祀歌十九篇，长短句居其五；至短箫铙歌十八篇，篇皆长短句：谓非词之源乎？迄于六代，江南采莲诸曲，去倚声不远，其不即变为词者，四声犹未谐畅也。自古诗变为近体，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，长短句无所依，则不得不更为词。当开元盛日，王之涣、高适、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，而李白、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。古诗之于乐府，近体之于词，分镳並骋，非有先後；谓诗降为词，以词为诗之余，殆非通论矣。西蜀、南唐而後，作者日盛。宣和君臣，转相矜尚。曲调愈多，流派因之亦别。短长互见，言情者或失之俚，使事者或失之伉。鄱阳姜夔出，句琢字炼，归于醇雅。于是史达祖、高观国羽翼之，张辑、吴文英师之于前，赵以夫、蒋捷、周密、陈允衡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张翥效之于後，譬之于乐，舞筭至于九变，而词之能事毕矣。世之论词者，惟草堂是规，白石、梅溪诸家，或未窥其集，辄高自矜诩。予尝病焉，顾未有以夺之也。友人朱子锡鬯，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，凡一十八卷，目曰词综，访予梧桐乡。予览而有契于心，请雕刻以行。朱子曰：「未也。」宋、元词集传于今者，计

不下二百家，吾之所见，仅及其半而已。子其博搜，以辅吾不足，然後可。」予曰：「唯！唯！」
锡鬯仍北游京师，南至于白下。逾三年归，广为二十六卷。予亦往来茗雪间，从故藏书家抄
白诸集，相对参论，复益以四卷，凡三十卷。计览观宋、元词集一百七十家，传记、小说、地
志共三百餘家，历岁八稔，然后成书，庶几可一洗草堂之陋，而倚声者知所宗矣。若其论世
而叙次词人爵里，勘讎同异而辨其讹，则柯子寓匏、周子青士力也。

时康熙戊午嘉平之朔，休阳汪森书于裘杼楼。

词综後序

往岁壬子，锡鬯偕青士过余，商榷词选，稍引其端而未究其绪。既而青士去馆桐川，余与锡鬯奔走四方，碌碌无宁晷。越七年所，汪子晋贤增定词综告竣，复寓书于余，相参诂次之。故余惟词学在废兴间者数百年，良以表章无人，整齐莫自，故散而无统。迺者海内风气攸开，从事者众。兹编搜罗既广，潜隐靡遗，其亦可以豁词林之耳目，使不蔽于近矣。然所患向来选本，或以调分，或以时类，往往杂乱无稽，凡名姓、里居、爵仕，彼此错见，後先之序，几于倒置，况重以相沿日久，以讹继讹，于兹之选，可无详订以救其失？如李珣之作「李珣」，鹿虔扆之作「扆虔扆」，王观之作「王冠」：此姓氏之当别者也。李白蜀人，一云山东人；欧阳炯中书舍人，一云大学士：此里与爵之当考者也。徐昌图宋殿中丞，而或列之唐；仇远元儒学教授，而或列之宋：此世次之当审者也。又若同一张先也，而一为博州人，一为吴兴人；同一孙氏也，而一为黄铢母，一为郑文妻：此当析其人之同者也。白玉蟾之即葛长庚，顾瑛之即顾德辉：此当厘其号之异者也。至如苏庠养直为苏坚伯固子，而云苏庠字伯固，朱敦儒字希真，朱秋娘亦名希真，而遂以敦儒樵歌为秋娘所作：此当辨其舛误之最甚者也。

種種混淆，未克枚舉。今為博証史傳，旁考稗乘，參以郡邑載志、諸家文集，匯而訂之。姓氏之下著其地，爵仕之前序其世，贈謚、稱號、撰述繫之爵仕之後，无所依据者姑闕之。由是先後之次可得而稽，詞人之本末可得而尚論也。間欲窺其寄托，致其抑揚，求如元遺山之中州集、錢虞山之列朝詩選序例，實慚鄙陋，有所未遑。若夫溯詞旨之源流，采之精而取之粹，晉賢氏固已論列甚詳，余又何贅焉。嘉善柯崇朴。

补遗後序

词综之刻，成于戊午。会锡鬯以应荐入都，官翰林，嗣不省故集。继典试江南，事竣，会予与青士于故里，论及前刻，挂漏尚多，欲谋为定本而卒难刊改，思补辑以成完书。未几北去，间遗一二钞本前此所未经见者，然约而未广，不足以成卷。辛酉春，青士偕山子过舍，相与燕坐草堂，出其远近所搜辑，并锡鬯所遗，复从故集繙阅，汇为两卷，得词若干首，犹未备也。久之，各以事罢去。其後，从吴门藏书家得梅苑、翰墨全书、铁网珊瑚及宋、元小集二十餘种，青士又从魏塘柯南陔携草窗所辑绝妙好辞，偕山子相为讨论，目视手钞，日无宁晷，而郡城曹子民表亦时有缄寄，佐所不逮，共补人百二十有二，补词三百六十餘首，裒然可观矣。乃青士旅食京华二载，几归里门而又客死徐塘，山子则继去北游，余复哭伯兄于岭表，风流云散，悲何可言！夫边马依北风以嘶，越鸟望南枝而逝，古人所以兴感于离别也。矧百年有尽之身，为升沉，为聚散，日月如驶，其中之笑言晨夕，曾几何时，而顾可长恃乎哉！辛未秋，残暑未退，山子过予别业，消散于梧风桂月间，留两月而去。冬初重过，将送予还新安，遽捐馆舍。老友凋零，为之伤悼不已。爰亟詮次其先後，凡六卷，以附

于初刻之末，并誌其岁月，以道其感慨云。

休宁汪森书。